

擁抱世界正能量 ①

闖進山洞的 泰國少年

試閱本

關麗珊 著

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

擁抱世界正能量 1 闖進山洞的泰國少年

作 者：關麗珊

插 圖：王恬君

責任編輯：陳友娣

美術設計：王樂佩

出 版：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香港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18 樓

電話：(852) 2138 7998

傳真：(852) 2597 4003

網址：<http://www.sunya.com.hk>

電郵：marketing@sunya.com.hk

發 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

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
電郵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印 刷：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

版 次：二〇一九年四月初版

版權所有 · 不准翻印

ISBN: 978-962-08-7233-4

© 2019 Sun Ya Publications (HK) Ltd.

18/F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 499 King's Road, Hong Kong

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

目錄

第一章	我們心裏有光	4
第二章	十三人失蹤	25
第三章	悲傷孤獨的小男孩	35
第四章	十天搜救	53
第五章	希望	63
第六章	四公里生死一線	93
第七章	勇氣	114
第八章	團聚	145
後記	愛的救援 • 愛的故事	156



✚ 第一章 我們心裏有光 ✚

雨季來臨之前，天空明澄清澈，一望無際的藍天白雲藍得魔幻，有時深藍如海，有時淺藍勝雪。儘管阿來從來沒有見過雪，但他相信白雪並非純白色，而是帶點淺藍的白，好像天上飄浮的白雲，看似白色，其實帶點淺淺的藍。

早上趕去球場的時候，阿來一邊騎單車一邊唱歌，陽光灑在他的頭上身上，微風在髮尾吹過，讓他感到說不出的快樂。

阿來很喜歡踢足球，每次踏上沙地或草地的足球場，所有煩惱都會在剎那間消失，眼前只有教練和十三個隊友，即使他是最遲加入的後備球員，阿來依然感到高興。

一個人留在教堂是說不出的寂寞，家人都在遙遠的



地方，他好像是被世人遺忘的孩子。只有踏足球場，阿來才可以跟隊友一起練習，一起歡呼，一起說笑，還有親切友善的教練悉心指導，球場就是他的家。

阿來早已認定教練是他的哥哥、叔叔甚至爸爸，反正教練是他在這些年間最親近的人。

騎單車來到練波的沙地球場後，阿來將單車倚在樹旁，遠遠看見教練和察猜閒聊，連忙跑過去打招呼。

教練看見阿來，笑問：「吃過早餐沒有？」

「吃過了，今日有白麵包和香蕉呀。」阿來邊說邊笑，他最喜歡吃香蕉，未必日日有香蕉的，所以，今日由早餐開始覺得特別開心，笑個不停，一口潔白的牙齒在陽光下閃耀。

察猜說：「教練，你沒有問我有沒有吃早餐，你偏心呀。」

教練笑說：「你有媽媽照顧，她一定準備了早餐，你吃完才讓你來練習。阿來一個人住在教堂，我當然要





問他，如果未食早餐，我可以給他乾糧和水。你們不能空腹練習，也不能吃太飽呀。」

「謝謝教練。」阿來笑說，打從心底裏感謝教練。

隊友陸續來到，互相打招呼後，教練開始跟隊友一起跑圈熱身。

察猜跑圈時問身旁的阿杜：「教練可有問你吃過早餐沒有？」

「沒有呀，他沒有問我可有吃早餐，只問我吃了哪樣子的早餐。」阿杜如實說。

「他沒有問我，教練不關心我。」察猜有點生氣。

跑在前面的教練邊跑邊轉身望向背後，看見隊員談話，大聲說：「察猜和阿杜再傾談的話，罰跑五個圈才可以開始練習。」

阿杜和察猜互望一眼，連忙加快腳步向前跑，阿杜百忙中還要吐一吐舌頭，自言自語：「教練惡得嚇壞人呀。」



跑圈熱身後，練習如常展開，待大家踢得筋疲力竭，最後還有訓練體能，一起做掌上壓三十下，用以鍛煉腹肌和臂力。

阿欽做了二十下掌上壓就沒有氣力，伏在地上休息。教練看見，知道他已盡力，任由他休息一會。

練習完畢以後，大家忙於抹汗和喝水，阿宋突然說：「我們去山洞探險吧。」

全場同時和應，教練猶豫道：「你們要回家溫書呀。」

「我沒有去過山洞啊。」平日極少說話的真奈主動爭取說。

「我都沒有，我想去看看。」司善連忙附和。

「許多同學去過，但我沒有啊。」卡卡說。

「教練，沒關係的，我們很快可以回家溫習。」阿宋說：「今日是阿朗的生日，我們可以去山洞為他慶祝生日，遲點回家都沒關係呀。」



「我去過，我可以帶路，我們一起去探險啦，教練。」阿來說。

「可能有危險的，你們要聽我說，不能單獨行動的。」教練說。

「我們會聽你指示的。」阿欽說，想了想再問：「我們先去買生日蛋糕嗎？」

「大家快點夾錢買零食和生日蛋糕。」卡卡說。

「你們同我慶祝生日？」阿朗一臉驚喜問，然後，望向教練說：「教練，我想在山洞慶祝生日，我們會聽你說的。」

「阿朗別裝作驚喜，你一早知道我們準備為你慶祝生日的。」阿宋說。

阿朗偷笑，司善笑說：「我帶了全部零用錢幫你慶祝的。」

「全部即是多少錢？」阿欽笑問。

「夠買十分一個生日蛋糕的……」司善帶點不好意



思地說。

「我有錢啊，夠買四分一個生日蛋糕。」阿杜說。

「我沒有零用錢，不過可以出力，幫阿朗拿生日蛋糕。」阿來說。

「好呀，我們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幫阿朗搞驚喜生日會。」沙治說。

「人人知道的就不是驚喜生日會啊。」小安說。

教練還在猶豫，但見一班隊員懇切的眼神，尤其是未曾到過山洞的隊員，更是渴望前往，加上知道阿來就算回到教堂都得自己一個，想了好一會，想到這班孩子難得開心，只好同意，打算在洞內幫阿朗慶祝生日後，逗留一陣子就離開山洞，隊員可以回家吃飯，他可以陪伴沒有家人在這兒的真奈和阿來吃晚飯。

教練望向所有隊員，笑說：「我們去拿單車，先吃午飯，然後去買生日蛋糕。」

全班少年一起歡呼，只有小虎悶悶不樂，呆呆地望





着地上。

「教練。」小虎抬頭望向教練，輕輕說：「教練，我不去了，我答應媽媽早點回家吃午飯，然後做功課的。」

「好吧，答應媽媽不能失信的，快回家。」教練走近小虎，輕拍他的肩膀說。

「不過，我好想去阿朗的生日會。」小虎低下頭，悶悶地說。

「下次隊友的生日會再預你，很快就再有生日會的。」卡卡說。

小虎滿是不捨，走去找回自己的單車後，轉身看見他們有說有笑，扁扁嘴說：「下次，下次有生日會，我一定參加的。阿朗，生日快樂。」

「謝謝，明天上學告訴你山洞的生日會如何。」阿朗笑說。

「嗯，下次一定參加山洞生日會的。」小虎說。



「小虎，快點回家吃飯和做功課，以免媽媽掛心。」教練說。

小虎騎上單車，頭也不回走了，生怕逗留越久越不捨得離開。

小虎沒有跟大家說媽媽為什麼要他及早回家，他心裏有點討厭媽媽，因為上次數學不合格，媽媽要他加倍努力溫習算式，希望他以後測驗合格，只是要求合格而已。然而，他多麼希望媽媽任由他四出玩耍，好想留下跟隊友一起去探險，不合格就不合格，反正測驗時時有，探險機會不常有。

「小虎真可憐，要趕回家做功課。」阿朗說。

「我上次去他的家，準備找他去玩，被他的媽媽罵了一頓，他的媽媽很兇呀。」司善說。

「小虎媽媽可能是全世界最兇惡的媽媽啊！」阿宋說：「幸好我媽不像她。」

教練正想制止他們說三道四，正好聽到阿來說：





「小虎不是可憐，他是幸福。我很羨慕阿虎有個好媽媽，我的媽媽每年只能來教堂探望我一兩次，如果媽媽可以日日管教我就好了。」

「別說了，我們要快點行動，確保大家黃昏前回到家裏。」教練說。

大家看見教練的嚴肅表情，即時靜下來，阿宋隨即說：「我們出發吧。」

「好啊。」十一個少年幾乎一齊回應阿宋，一起跑去停泊單車的地方，跟隨教練出發。

正午豔陽高照，陽光曬在皮膚上還有點熾熱。

沒有人留意天上的雲飄得特別快，天色變得過於瑰麗，那是暴風雨前夕的晴天。

一行十三人高高興興去附近食肆吃午飯，然後買生日蛋糕和一大堆零食，個個心情愉快，有說有笑，浩浩蕩蕩地騎單車到睡美人山洞去，到達後，將單車放在山洞外。



教練帶頭先走進山洞，阿邁拿生日蛋糕走在第二，卡卡拿食物走在第三，然後是其他隊友，最後是阿來，他要確保每個隊友安全走進山洞。

由於手持生日蛋糕有點麻煩，大家先在洞口附近唱生日歌和切蛋糕。

阿宋問阿朗：「你剛才許了哪樣的生日願望？」

阿朗笑說：「媽媽說不能說出生日願望，要不然，願望會落空的。」

「別說了，我們吃蛋糕。」察猜說。

「剛剛吃過午飯，好飽呀，我們先吃一點，然後去探險，待會兒再吃蛋糕和薯片。」阿朗說。

「好呀。」阿杜說。

教練亮了電筒，先走到洞穴更深處，大家跟教練一起走，卡卡和司善首次進入山洞，覺得非常刺激，真奈默默前行，同樣為第一次踏足洞穴高興。十二個少年無論是否首次來到山洞，都感到有點害怕，又有點刺激。







教練想隊友早點回家吃晚飯，走得特別快，好讓旅程速去速回，那一刻，沒有人預料到探險會易去難返。大家只管加快腳步，緊貼教練的高速步幅。

「我好驚呀。」年紀較小的阿欽感到有點寒意，低聲跟身旁的阿來說。

「別怕，教練在你前邊，我的手機可以隨時亮電筒的，而且，我們背後還有陽光呀。」阿來說。

「沒有陽光呀。」阿欽轉身望向遠處的洞口，已經看不見陽光。

阿來連忙轉身，看見洞外沒有陽光，向前喊道：「教練，沒有陽光了。」

教練看看手機，不覺有點奇怪。走入山洞不足一小時，太陽還有很長時間才下山啊。

「教練，我們還要前行嗎？」阿來喊過來問。

教練還在猶豫，卡卡說：「多走一陣子吧，我第一次來啊。」





「好吧，再多走一陣子，大家就要折返回家了。」教練說。

一行十三人繼續走進山洞內，原先洞口還有點陰天下午的光，隨着他們越走越入，四周漸漸沒有光源。

曾經走進山洞的隊員知道深入洞穴就沒有光，但首次探險的不知道，司善有點緊張，緊緊捉住察猜的汗衫前行。

由於背向山洞，連教練都沒有留意今日光源消失的原因跟平日的不同。平日是陽光照不到的地方黑暗，當下是烏雲密布山雨欲來的昏黑。如果他們早點知道，還有時間離開洞穴的，可惜當時沒有人察覺。

洞內岩石凹凸不平，大家小心翼翼向前行，阿來感到有點寒意，向教練那邊的光源喊過去：「教練，今日比平時還要凍啊。」

「嗯，你們冷嗎？」教練大聲問。

「不冷。」阿來說。



「凍啊。」小安說。

「有點冷。」阿欽附和。

「少許凍，我覺得有點凍。」沙治說。

回答聲音此起彼落，漸漸分不出是誰說的，教練深深吸一口氣，感到洞內空氣有點潮濕寒冷，說：「好像有點不對勁，我宣布探險到此為止，我帶你們出去。」

「教練，再走深入一點吧。」阿宋說。

「教練，我們還是出去吧。」阿欽說。

「我帶你們出去。」教練堅定說，開始轉身，然而，隊尾的阿來突然大喊：「教練，有水湧進來，不能回頭，我們要加快向前跑呀。」

教練用電筒一照，只見進來的路已被水淹，水位不斷增高，快要淹到他們所站的地方，大吃一驚，慌忙說：「跑！快跑！」

全部人驚惶失措，只管跟教練一起跑。幾個隊員發現自己的一隻鞋以至一對鞋鬆脫，慌忙回頭撿拾，阿來





大聲說：「由我撿拾，你們快跑，別回頭望。」

教練聽到後面斷斷續續傳來喘氣和低泣的聲音，知道他們受驚，隨即用平和安靜的語氣說：「快到安全地點，我們可以休息一會，不必緊張。」

「教練，我的鞋不知掉在哪兒了。」阿欽大喊。

「別緊張，大家跟我跑，很快會到安全地點的。」
教練說。

洞內漆黑，顯得電筒的光特別明亮，甚至反射到四周的水光。

教練害怕起來，並非為自身安危感到害怕，而是帶領十二個少年一起走進洞穴探險，生怕無法把他們一一帶出洞穴，那種恐懼令他心跳加速，慌忙為少年找尋安全的路。

教練差點跌倒，幸好阿宋及時捉住他的手臂。教練隨即站穩，他知道自己責任重大，不能再走錯路的。

「教練，有水湧過來呀。」察猜在隊中遠遠喊來。



「有人照顧阿欽嗎？」教練問。

「阿欽在我前面，我會照顧他的，教練，我撿回阿欽和小安的鞋了，你不用掛心隊尾的事，向前走，大水淹到了。」阿來高聲說。

「大家小心走路，不要跌倒，互相照應。」教練提醒說。

阿欽好害怕，眼眶充滿淚水，卻不敢哭出聲。

阿來彷彿明白阿欽的心情，伸手向前握住他的手臂，緊握一下，示意跟他同在，阿欽用左手的手背抹去淚水，堅強地向前走。

阿來再緊握阿欽的手臂一下，以示鼓勵。

大家清楚聽到背後洶湧的水聲，加上洞穴的回音，讓他們感到宛如在海底行走，即使強自鎮定，也不能假裝聽不到水聲和自己加速跳動的心跳聲。

教練看見前面有高處，揚聲說：「我們一個跟一個走上去，上到去就安全了。」





教練站在那兒，幫助一個又一個少年攀上高處，教練知道那兒遠離水道，洪水不會淹至那麼高的地方，大家可以休息一會。

教練說：「大家找個穩定的位置坐下來，然後說出自己的名字點名。」

「阿來。」阿來是尾二爬上去的，但見沒有隊友回應教練，只好先說。然後，他拍拍阿欽的手背，阿欽忍住眼淚說：「阿欽。」

「阿宋沒事，不過，我拿的蛋糕有點變形。」阿宋雙腿痠軟，坐下後不願再站起來。

「察猜到。」察猜拍拍胸口說，感到心跳仍比平日快。想起蛋糕，不忘跟大家說：「幸好已經幫阿朗慶祝生日，剩下的蛋糕不多，要不然整個蛋糕變形，未免可惜。」

阿來原來想取笑察猜除了食就什麼都不關心，但覺那刻不適宜說笑，便繼續沉默。



「阿杜。」阿杜安定下來，低聲說。

「阿朗在。」

「司善安全，雖然差點掉進水裏，不過，現在安全呀。」司善想逗大家笑，發現沒有人笑，只好自己乾笑兩聲說：「安全呀，大家笑一笑吧。」

「真奈有笑呀，真奈都安全。」真奈心裏懼怕，但不敢表露出來，反而說話多了。

「阿邁到。」阿邁跑累了，索性躺在泥地說。

「沙治在這兒。」

「卡卡到。」

「小安……」年紀最細小安想說他到了，但害怕和心酸的感覺一下子湧到胸口，忍不住哭起來，附近的阿杜和阿欽聽到小安的哭聲，開始流淚，卻不敢發出聲音，不斷抹眼淚。

教練關上電筒，山洞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只有點點水光倒影，教練以盡量平靜的語氣說：「大家安全啦，





坐好安靜一會。」

「教練，我們會死嗎？水淹上來會淹死人的，我聽說曾經有人在洞穴淹死呀。」阿邁怯怯問。

「不會，我保證我們不會死。」教練說。

「你怎樣保證呢？」阿朗問：「只要大雨下個不停，說不定會淹死我們。」

「你們忘記我們是世上最好的小野豬足球隊嗎？」

教練笑說：「我們會跑的。」

黑暗中傳來零星笑聲，笑聲中又夾雜哭聲。

「教練，我好害怕，好黑，可以有光嗎？」阿杜的聲音輕輕響起，沙治已經亮起他的手機電筒。

「別怕，大家關上電筒和手機。」教練輕輕說：「手機要儲存能源，不能浪費。如果有人來幫助我們，我們要亮起電筒顯示位置。除了儲電，我們還要儲備精力，大家別動，在原地找個位置打坐。」

「教練，我怕黑的。」卡卡的聲音帶點顫抖說。



「我在你身旁，卡卡，不用怕。」阿來低聲說。

「我可以握住你的手嗎？」

「我就坐在你的右邊，不過，打坐不握手的。」阿來說。

「教練，我……」司善正想說下去，教練已經先說話：「你們答應聽我指令，你們忘了嗎？」

「教練，我記得，但我好害怕。」小安說。

「小安，別害怕，我們都會在你身旁保護你的。」阿來說。

「大家答應聽教練說話的，現在全部安靜，我們開始打坐，小腿交叉放在前面，坐骨（sit bones）穩坐地上，放鬆肩膊，深緩呼吸……」教練說。

「教練，有水聲呢，大水會湧過來這裏嗎？」小安顫聲說。

「教練，我怕黑，可以開手機電筒嗎？」阿杜邊哭邊說。





「我們閉上眼睛，將專注力帶回自己身上，靜靜感受心裏的光。我們心裏都有亮光，心裏的光一直照耀我們，沒有黑暗就無法顯示亮光。我們放鬆肩膊，一起細數自己的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，再吸，再呼……」

十二個少年慢慢投入呼吸，漸漸忘記外面的環境，忘記自己在山洞內。

靜默中，全部少年一起受到心裏的光逐漸明亮起來，信任教練，信任隊友，信任心裏的光。



♦ 第二章 十三人失蹤 ♦

小虎最喜歡到球場練習踢足球，更喜歡跟教練和隊友一起離開時吃東西，可惜，這天只得小虎獨個兒回家，令他的心情有點失落。

平日跟隊友一起騎單車回家覺得路途短暫，大家有時鬥快，有時鬥嘴，轉瞬就到家門，他多麼希望路程再遠一點。

小虎獨自回家的時候，但覺長路漫漫，中途看見有一羣蝴蝶飛舞，忍不住停下來細看。

小虎蹲在地上看昆蟲和蝴蝶，只見陽光灑在樹上和草地上，四周稻田阡陌，蝴蝶翩翩起舞，煞是好看。

由於他專注細看不同顏色和圖案的蝴蝶，沒有留意地上的陰暗面積越來越大，太陽早已被烏雲掩蓋。

蝴蝶和昆蟲都飛走和跳走後，小虎才發現已沒有陽





光，抬頭看見大片烏雲從遠處飄過來，慢慢靠攏，知道快要下雨，連忙跳上單車，拼盡氣力飛快騎單車回家。

由於沒有留意時間，只知快要吃午飯，小虎感到正午的光線已經像黃昏的。他在單車上遠遠看見媽媽倚在門邊向他招手，媽媽的聲音就像隨風飄在耳邊似的：「小虎，快點，快一點回家，快要下大雨啦。」

小虎加快單車速度回家，媽媽隨即拖住他的手入屋，笑說：「你不知我有多掛心，幸好未落雨。」

天色逐漸暗下來，明明是正午，卻較黃昏更陰暗，然後有雷聲和閃電，天色隨即變得像半夜那樣漆黑，顯得閃電更明亮。

「天氣翳悶多日，這場雨肯定是場大雨，小虎，快吃午飯，然後溫習。」媽媽說。

小虎在心裏抱怨又要溫習，但沒有說出來，只是默默地吃飯。

吃過午飯，四周颳起狂風，然後是傾盆大雨，連家



裏的小狗都感到害怕，只管躲在小虎腳旁哆嗦。

吃過午飯，小虎整個下午都在溫習數學和常識，看書看得頭昏腦漲。

晚飯的時候，幾個隊友的家長來到小虎的家，阿朗的媽媽問：「你見過阿朗嗎？」

「見過呀，今日一齊練波。」小虎說。

「沙治呢？」沙治的媽媽問，然後說：「沙治還未回家，我和他的爸爸都好擔心呀。」

「嗯？我練波之後就回家，沒有再見過他們了。」小虎說。

「阿朗說一定回家吃晚飯的，我買多了菜，準備為他慶祝生日，他不會遲過晚飯時間回家的。小虎，你知道什麼都說出來，快點說。」阿朗媽媽焦慮說。

「你知道就說出來。」小虎媽媽正色跟兒子說。

「我知道他們去探險，」小虎說：「我原本想一齊去的，不過，媽媽要我早點回家溫習……」





「他們去哪兒探險？」阿杜媽媽打斷小虎的話說。

「我不知道，猜想是睡美人山洞。」小虎說。

「不知道？你肯定是睡美人山洞嗎？」察猜的媽媽提高聲音反問。

小虎說：「不肯定，我知道他們去探險，但我離開後，不知道他們可會改變主意。」

沙治媽媽望向其他家長，冷靜說：「小野豬足球隊的成員都不在嗎？有些隊員沒有家長嗎？」

「他們的父母不在這兒啊。」沙治媽媽說。

「我家阿杜最怕黑的，現在夜了，不知他會否害怕。」阿杜媽媽說。

「冷靜一點，大家已經報警，很快可以找回他們的。」小虎媽媽說。

不足幾小時，附近幾條村的村民都知道小野豬足球隊的隊員和教練失蹤，只有小虎獨自回家，因為小虎答應媽媽回家溫習。



由於最小的小安只有十一歲，就算年紀最大的教練都不過是二十五歲，大家都好擔心和緊張他們的安危，紀律部隊開始搜尋他們的行蹤。

部分足球隊成員的家長聚在小虎家中等候，小虎將知道的事情重重複複講了無數次，阿邁和卡卡的媽媽哭起來，小虎媽媽安慰他們：「你們先回家休息吧，有消息會通知大家的。」

大家知道只能如此，開始各自回家，小虎媽媽再問小虎：「你真的不知他們去哪兒探險？」

「媽，你不相信自己的兒子？」小虎帶點生氣說。
「我當然信任你，不過，這件事太重要，你記得什麼都要說出來，我怕你忘記說啊。」

小虎不曾看見那麼多大人憂慮的表情，他希望可以幫助找到隊友，可惜他不肯定他們是否在睡美人山洞，望向母親焦躁的臉孔，只管低下頭說：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要趕回來溫習呀。」





「希望他們平安，」小虎媽媽說：「只能希望他們平安。」

晚上傳來搜索隊的消息，有人在睡美人山洞外看見多架單車，相信是小野豬隊員和教練的，推斷他們走進睡美人山洞探險。由於突然而至的暴雨令洞口水位上升，被困的少年和教練無法走出來，救援人員也無法走進山洞救人。

第二天，搜救人員在山洞和洞口附近發現不少腳印和手印，更加確定小野豬隊的隊員和教練都在山洞裏面，但山洞的出入口已被水淹，水位比昨晚還要高，沒有人能夠走進洞內。

阿杜和沙治的母親早已在洞口守候，不斷向洞內喊兒子的名字，但沒有人回應。察猜、阿欽和阿杜的父母都來了，不過，他們的父親要下田工作，無法逗留太久，最終只有一羣憂心的母親留守，大雨下個不停，人人流露憂慮神情，但搜救人員想不出任何方法走進洞內



找尋失蹤的少年。

小虎懇求爸爸帶他去睡美人山洞等候隊友，爸爸一再說：「你別去呀，現在要救人，你別去麻煩大人。」

「我擔心他們呀。」小虎說。

「全部人都擔心他們，你別去阻礙大人做事。」

「我留在家裏可以做什麼？」小虎問。

小虎媽媽加入說：「你好好讀書，將來做個有用的人，就是幫忙了。」

「媽，我不明白。」小虎說。

小虎爸輕拍他的肩說：「連媽媽的說話都聽不明白，還不快去讀書，做個明白事理的人呀。」

「我掛念隊友，非常非常掛念呀。」小虎說。

「電視新聞會有他們的最新消息，如果他們獲救，電視會播出來的。」小虎媽媽說。

小虎望出窗外，但見大雨下個不停，眼淚不由自主地掉下來，大聲說：「我想去看隊友，你們卻要我讀





書。」

「你別發脾氣，」小虎爸爸說：「救援人員正想辦法救他們出洞，你去那兒就是增添救護人員的工作，令大家增加麻煩，明白嗎？」

小虎想了想說：「我只可以在家等候？」

「你可以溫習的。」小虎媽媽說。

小虎爸笑起來，小虎的眼淚還未抹乾，聽罷也想笑出來，真是哭笑不得，呆呆望出窗外，希望大雨快點停止，好讓教練和隊友走出山洞。

小虎在晚上睡覺時聽到窗外淅瀝雨聲，醒來仍聽到雨水打在屋頂的聲音，躺在牀上歎了歎氣。

翌日上學，小虎知道全校師生都關心小野豬足球隊十三人的下落，早會時祝願他們平安。

差不多放學時，校長特別向全校宣布，海豹部隊的潛水員開始進入洞穴搜救，跟大家說不用擔心，很快會救出被困的人。





小虎首次討厭下雨，但雨水連綿不斷，彷彿有班巨人在天上開水喉玩水，怎樣也不肯停止。

小虎在家等候到晚上，才見爸爸比平日遲許多回家，看見小虎，輕歎一聲，說：「我去過山洞附近，聽說還未找到。」

「你幹嗎走到那兒，很遠呀。」小虎媽媽說。
「騎單車去不算遠，我要代小虎去看看，希望他們早日脫險。」

「爸爸。」小虎感謝爸爸代他去山洞，上前握住爸爸的大手。

「小虎大個仔了，你的手快跟爸爸的一樣大了。」
小虎爸爸握住兒子的手說。

大雨繼續下個不停，小虎走到窗前大喊：「停雨！
快停雨！」

小虎父母任由兒子大喊一會，可惜，無論小虎喊多久，大雨還是下個不停。



第三章 悲傷孤獨的小男孩

大雨下個不停，一行十三人的小野豬足球隊成員無法離開洞穴，還要面對不斷水漲，不得不往洞穴深處跑去。

教練只用自己的電筒，要大家關上手機和電筒，保留電力，有機會的時候，可以亮光求救。

他們原本逗留的高地已被水淹沒，大家繼續往前走，走在尾二的阿邁跌倒，索性坐在地上哭起來。留守最後的阿來陪他坐下來，低聲問：「擦傷了嗎？」

「膝蓋流血，好痛。」阿邁說。

阿杜聽到哭聲，停下腳步，回頭大喊：「有沒有人受傷呀？」

「阿邁喊呀！」沙治說。

「他擦傷了，我會陪他走的。」阿來喊過去。





走在最前的教練回過頭來，用手機電筒照過去，看見阿邁哭得雙肩不停聳動，輕輕說：「阿邁，別哭，很快就會停雨，只要水退，我們就可以回家的。」

「我受傷了，走不動，我們會死在這裏嗎？」阿邁聲音顫抖問。

「別傻，昨日是我的生日，我怎麼會在第二日就死呢？」阿朗說，然後想想又覺得沒有道理，世上總有人在生日當天或第二日死吧。

「你們別說了，阿朗，別開這種玩笑。」教練說：「我們先坐下來休息。」

全隊人紛紛找尋較為乾爽的地方坐下，阿來坐在阿邁和阿欽身旁，沙治坐在阿邁旁邊輕拍他的肩安慰他，阿朗和察猜分別照顧年紀較輕的隊友，小安年少腿短，跑得特別辛苦。

大家不自覺圍圈坐下來，感到身心俱疲，需要好好休息一會兒。



教練關上電筒，洞穴漆黑一片，大家開始靜下來，阿邁停了哭泣，跟大家一起靜坐冥想。

靜默中，大家開始聽到十三個人的自然呼吸聲音。

教練輕輕說：「記得我平日教你們如何打坐冥想吧，我們現在盤膝坐好，雙手放在膝蓋上，放鬆肩膀，閉上眼睛，自然呼吸。」

十二個少年隨即聽從教練指導，閉上眼睛，司善和阿杜在心裏默默數自己的呼吸，隨即放鬆和專注起來。

阿宋在黑暗中想像自己凝視鼻尖，同樣投入冥想的空間。

真奈有點害怕，也收拾心情冥想。

小安好掛住媽媽，閉上眼睛就看見媽媽的臉，好像媽媽陪伴他一起冥想似的。

阿來關心大家的安危，腦海滿是整隊人離開山洞的想像。

卡卡想起踢足球的汗水和快樂，表情放鬆下去，嘴





角浮現微笑的弧線。

阿欽有點疲累，差點在冥想時入睡。

阿朗還記得生日蛋糕的味道，他答應媽媽在晚飯前回家吃飯，閉上眼就看見媽媽等他回家吃飯的樣子。

察猜有點肚餓，但不敢說，整天想起媽媽煮的牛丸河粉和冬蔭功，四周彷彿飄來河粉的香氣。

阿邁比小安大一歲，倒比小安更易哭，感到有點不好意思。連小安都可以專注冥想，阿邁更要提醒自己活在當下。

沙治覺得心緒不寧，很難靜下去，只好按捺住不安情緒，慢慢細數自己的呼吸。

「我們開始冥想，無論大腦浮現哪種影像和想法，我們都不要理會，不必跟隨影像思考，也不必否定影像和想法，即使浮現昔日片段都不用理會。讓自己的心活在當下，要是感到心煩意亂，重新細數自己的呼吸，將專注力放回自己身上，以及內在世界。」教練語氣輕鬆



的指導隊員放鬆和專注。

小安放鬆雙肩，想起走入睡美人山洞的時候是如此開心，又想起不知逗留多久，教練不許他們數算時間，也不能看手機日期，總是要他們安靜。小安從來沒有離開媽媽那麼久，媽媽等他回家一定很生氣，說不定再見他的時候會責備他。小安想起感到害怕，隨即張開眼睛，看見無盡黑暗，哇一聲的哭起來。

教練認出是小安的聲音，溫和說：「小安，閉上眼睛細數自己的呼吸。」

小安再次閉上眼睛，發現不能一邊哭一邊數自己的呼吸，開始忘記哭泣，只管細數自己的呼吸，逐漸安靜下來。

阿來在黑暗中彷彿看見父母和自己擠在難民營，父母好瘦好瘦，他們總是將食物留給他吃，阿來整天感到飢餓，就像現在一樣，隨即提醒自己細數呼吸，制止自己回想下去。





阿朗想起他的生日蛋糕，他喜歡吃蛋糕，但很少機會吃，生日是開心的，十一個隊友和教練都來跟他慶祝生日，而且沙治知道他想來睡美人山洞探險，才提出一起前來。

如果不是他的生日，他們就不會被困，他感到困擾，覺得自己連累大家，無法繼續打坐，換了坐姿，慢慢看四周的黑暗，然後在黑暗中看見不同的人。

逗留在黑暗的山洞時間太長，阿朗的眼睛漸漸適應黑暗，開始看見近距離的人，尤其是穿淺色球衣的隊友，只見大家認真打坐，阿朗看了一陣子，重新盤起雙腳，默默數算自己的呼吸。

教練一直張開眼睛，他要守護十二個孩子，沒有閉目冥想。不知道坐了多久，教練輕輕說：「大家可以躺下繼續冥想，要是入睡，就好好睡覺吧。」

阿欽第一個躺下來，由走入山洞開始發生太多事，他感到異常疲倦，很快入睡。阿來將毛巾蓋在阿欽身



上，然後躺下，數到一二三已沉沉睡去。

沙治和阿邁先後入睡，阿朗記掛住餘下的少許生日蛋糕，原本是留給小虎的，幸好還有少許生日蛋糕和零食，大家在山洞才沒有捱餓。阿杜、阿宋和察猜都疲倦了，紛紛躺下睡覺。卡卡掛念母親，又怕母親責罵他，躺了好一會仍未入睡，只是閉上眼睛躺臥，感到從地上傳來的寒冷潮濕直透心肺。司善未有睡意，寧願繼續盤膝打坐。小安和真奈在打坐途中已然入睡，兩人就以坐姿睡覺。

教練聽到鼾聲此起彼落，拿出僅有的毛巾和外套，站起來巡視少年的情況。

教練由睡得最沉的阿欽和阿來開始，讓他們靠近睡覺，集中隊友的體溫以免他們着涼。然後將沙治、阿邁、阿朗、阿杜、阿宋和察猜移近一起，最後抱起坐在那兒的小安和真奈，讓他們躺下休息，聽見他們都發出均勻的呼吸聲，可見熟睡已久。



擁抱世界正能量





司善和卡卡還未睡覺，教練輕輕拍拍他們的肩，示意與他們同在，然後，教練在卡卡身旁休息，原本想等候全部隊員入睡才睡的，但實在太疲累，教練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夢鄉。

「寶寶，快起來，上學啦！」教練聽到媽媽的聲音，不想太快張開眼睛，以免發現那是一場美夢。

「寶寶，起來呀，弟弟已經起牀等你呀，你看你羞不羞？」媽媽笑說。

教練睜開雙眼，看見年輕漂亮的媽媽在笑，還俯身向前抱了抱他。

媽媽的身體柔軟溫暖，輕抱他說：「哥哥快八歲了，快高長大呀，你還要賴牀讓媽媽抱嗎？」

教練抓了抓頭髮，笑說：「媽，我不要快高長大，我要永遠做你的寶寶。」

「傻寶寶，快起牀梳洗吃早餐。」媽媽笑說。





弟弟很喜歡上學讀書，早已穿上校服等候他。教練看見弟弟可愛的泡泡臉，上前抱他親他，然後趕快梳洗和穿校服，咬了幾口麵包，準備跟弟弟一起上學去。

「寶寶不用匆忙，還有時間。」媽媽說。

「爸爸還在睡覺嗎？」教練問。

「爸爸生病，他要休息，今日不落田。」媽媽說。

教練拖住弟弟胖胖的小手，跟他一起走在田邊的泥地，一邊走路一邊問弟弟：「昨天學了什麼？」

「加數呀，哥哥。」弟弟清脆響亮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。

「五加八等於多少？」教練問。

弟弟隨即甩開他的手，停下腳步，不停數自己的手指計算。

「用心算的，不用數手指呀。」教練說。

「哥哥，你借五隻手指給我。」弟弟說，然後將右手摺起兩隻手指，數算自己的八隻手指，再數哥哥的



五隻手指，然後笑說：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五加八是十三。」

「弟弟好聰明，差點跟哥哥一樣聰明。」教練說。

弟弟笑起來，蹦蹦跳跳跑到學校去，教練想再拖弟弟的手但拖不住。

「別跑！別跑！」教練大聲跟弟弟說。

「教練！教練！」阿來說。

教練彷彿聽到弟弟的聲音，但弟弟不會喚他教練的。教練張開眼睛，看見阿來和察猜焦慮的眼睛，剎那間不知身在何處。

「教練，你發噩夢嗎？」阿杜走近教練問。

啊，教練記起一切，知道自己沉醉在同一夢境。深深吸一口氣，坐直身子，在黑暗中隱約看見大家的身影，點齊人數後，說：「我剛才做夢，不過，我同時在提醒你們不能在山洞亂跑呀。」





「教練，我們肚餓和口乾呀。」察猜說。

「我們不知道要等候多久才可以走出山洞，你們吃少許乾糧好了。」教練說。

「教練，我們帶來的水飲光了，司善和察猜想飲洞內的水呀。」阿宋說。

「司善，不可以飲的。」教練連忙制止說：「再看看大家的水壺有沒有水，沒有的話，我們用水樽裝洞頂滴下來的冷凝水。」

「好麻煩啊，山洞到處水浸，就這樣飲水方便得多。」司善說。

「不可以，地上的水骯髒，飲骯髒水會生病的，你們要飲就只能飲洞頂滴下來的水。」教練說。

大家驀然明白要珍惜清水和食物，阿朗給教練蛋糕說：「教練，還有少許蛋糕給你吃的。」

「我不餓。」教練說罷，將餘下的蛋糕再細分成十二小塊，給隊員一人一小塊，大家即時吃掉。



阿來開始收集洞頂凝聚的水，讓一滴一滴的水滴入水瓶。其他成員開始跟他一起收集冷凝水，這刻才明白可以隨意飲用清水是多麼幸福的事，因為在洞內收集冷凝水並不容易。儘管山洞四周都是水，可惜，地下的水不能飲用，飲污水拉肚子就麻煩了。

「教練，我們在洞內那麼久，為什麼沒有人來救我們？」沙治問。

「大家耐心等候，一定會有人來救我們出去的。」教練說。

「教練，我怕黑，可以握住你的手嗎？」阿欽問。

「過來坐在我身旁，有教練在這兒，你什麼都不用怕。」教練在黑暗中向阿欽招手，沒多久感到一隻小手握住他的手，不禁想起弟弟，小時候，他最喜歡跟弟弟手拖手上學。

「教練，雖然剛剛吃掉蛋糕，但我還是好肚餓。」小宋說。





「教練，我都好肚餓呀。」司善附和。

教練為免他們說下去，連忙說：「我們開始靜坐，好好冥想，專注當下，我們不會感到飢餓的。」

大家知道食物有限，沒再說肚餓，開始安靜打坐。

「大家放鬆肩膊，放鬆心情，無論有任何意念在腦海都隨它，不回顧，不追隨，讓意念自由生滅，隨生隨滅，專注在自己的呼吸上。」教練輕輕說。

十二個少年很快安靜下來，教練在黑暗中逐一細看他們的坐姿，由於已經適應黑暗，看到的越來越多，憂慮也越來越多，他害怕任何一個成員倒下來，像弟弟當年那樣。

最可怕的事情都是毫無先兆的，起初是爸爸生病，然後是媽媽病倒，當他忙於照顧父母時，有天煮飯，沒有留意弟弟去了哪兒，待他煮好飯後，才發現弟弟躺在門外。

教練不敢跟爸媽說，只管將弟弟抱回他的牀，然後



到鄰居門外求助。鄰居大嬸看見他即時關門，喝罵：

「走，快走，你們一家有傳染病。」

教練一邊流淚一邊四處叩門求助，但沒有人願意幫忙……

教練感到臉龐濕潤，才知自己早已淚流披臉，幸好沒有人知道。

十二個少年還在冥想，發出均勻的呼吸聲，有時還有從肚子傳來的咕咕聲，教練知道他們飢餓，但食物不足，只好用冥想靜坐減低能量消耗，從而減低對飲食的需求。

教練不願回顧當日情景，然而，每當他在山洞閉上眼睛，腦海就浮現那一天的情況，甚至嗅到當日煮飯的氣味，一切恍如昨天，儘管已經過了十多年。

飢餓的感覺從空空的胃傳來，教練很久沒有吃東西，那是他熟悉的飢餓感覺，童年有一大段日子是有一餐沒一餐的過，他有時以為會餓死。





疫症無聲無息來到村落，帶走不少村民，包括教練的父母和弟弟，原本一家四口的溫暖家庭，只不過幾日光景，就剩下他一個人。

八歲的教練茫然面對蒼涼大地，頓覺天地之大，無處容身，最終由外婆接他回家裏照顧。然而，外婆家裏很窮，無法讓他上學，只好讓他交給阿姨。阿姨有三個孩子，他們不喜歡多一個男孩來爭食爭寵，總是將他的食物拿走。教練整天感到飢餓，不敢跟阿姨說，漸漸習慣將食物好好收藏，連一塊餅都要分幾天吃。

幸好世上沒有絕對悲慘的事，每朵烏雲背後都有陽光，烏雲並非全黑的，細心一看，自會看見烏雲四周的金光，稱為金環蝕。每件不愉快的事情背後仍有愉快一面，每次考驗都讓我們變成更強的人，正如烏雲背後仍有金光。

很少人習慣將食物分好收藏，彷彿只有教練如此。因為教練經歷過長時期捱餓的成長歲月，讓他變得異常



珍惜食物。足球隊成員為阿朗慶祝生日買了蛋糕和小食，教練早已將部分食物收好，以免他們太快吃光。

原來打算回家時給他們一人派一份，好讓他們拿回家跟家人分享，現在正好讓他們度過難關，如果完全沒有食物，教練無法想像他們怎樣捱下去。

教練在阿姨家裏住得好痛苦，村裏的人稱他為悲傷孤獨的小男孩，教練不知道父母和弟弟為何會消失，為何單獨留下他，他無法再度展開笑容。

「孤獨怪，你走吧！」阿姨的兒子總是說。

自從成為孤兒，教練已經習慣沉默，他一直沉默，沒有留意自己的表情總是悲傷孤獨。阿姨感到不妥，有天問他：「我們送你去寺院好嗎？你可以住在那兒，可以讀書寫字，你願意去嗎？」

「願意。」教練點頭說。

悲傷孤獨的小男孩就這樣住在寺院，每日吃得很





少，整天打坐，繼續他的悲傷孤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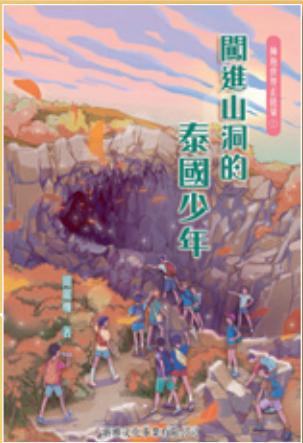
整天打坐後，教練以為自己還在寺院，張開眼看見十二個少年或坐或臥地閉目冥想，不覺笑起來。就是這羣小野豬足球隊成員，讓教練由悲傷孤獨的小男孩變成快樂健康的男人。

由於外婆生病，教練離開寺院照顧外婆。他做不同的工作，掙錢不多，然後，他覺得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成立小野豬足球隊，他讓十三個窮困少年有課外活動，總是將自己省下來的錢買食物和文具給他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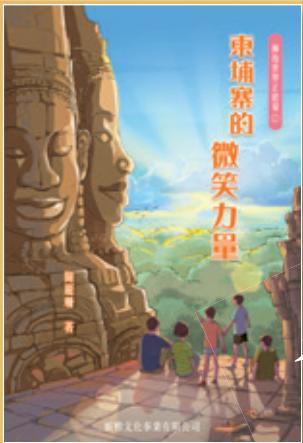
教練記得弟弟最後計算的算術是八加五等於十三，他要照顧十三個隊員，就像照顧自己的弟弟一樣。因為他們，教練開始微笑，然後傻笑和大笑。

無論年紀多大，男人心裏面永遠住了一個小男孩，教練很高興發現，原本住在心裏的小男孩已經由悲傷孤獨變得快樂和合羣。

擁抱世界正能量



①闖進山洞的泰國少年



②柬埔寨的微笑力量



③韓國女團的夢想舞台



④走出黑暗的印度少女

